

民俗春秋

——中国民俗学会20周年纪念论文集

中国民俗学会 编



学苑出版社

民俗春秋

——中国民俗学会 20 周年纪念论文集

中国民俗学会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春秋:中国民俗学会 20 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民俗学会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1

ISBN 7 - 5077-1715 - 1

I. 民... II. 中... III. 风俗习惯 - 中国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3550 号

责任编辑:刘 丰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 - 67675512 67602949 6767894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

开本尺寸:850 × 1168 1/32 开本

印 张:14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 - 1200 册

定 价:30.00 元

前 言

刘魁立

一位老人说过，人是民俗的动物。民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俗同时也是最现实的文化，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群众日常的生活和口碑之中。它是昨日历史的回响，是今日的现实，也是明日发展的基础。

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民俗学历经百年风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中国民俗学会，作为全国民俗学工作者的群众性和非赢利性的专业学术团体，团结全国民俗学工作者，从1983年成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这是努力奋斗、艰苦创业的二十多年，这是发展队伍、建设学科的二十多年，这是创造业绩、继往开来的二十多年。

1978年夏天，顾颉刚、钟敬文、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等教授为民俗学的振兴和发展，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随后发表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得到有关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全国广大民俗学工作者的积极响应。

1982年6月，中国民俗学会筹备会在京成立，钟敬文教授任主任委员。

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推选钟敬文为理事长。

中国民俗学会团结全国广大民俗学工作者，调查、搜集、整理、研究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化，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学会成立之初，由于文化界和学术界对这个学科了解甚少，所以也应声寥寥。在学科建设方面，学会承担了繁重的历史任务，百废待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这确是一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阶段。

学会的工作班子在几位老主席、老学长的领导下，努力开拓阵地，进行组织建设，广泛宣传、扩大影响。自1983年起，在四年当中，我们举办了两次大规模的培训班，两期培训班共有400余人。现在，在这一领域，担任领导和作为骨干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这些培训班的学员，在近10年建设中，相继在全国各省区建立了地方的民俗学会，有的县市区也成立了相应的民俗学组织。

今天，学科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批训练有素、学有专攻、有创见、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员正在茁壮成长。许多专题性的民俗学学术著作相继问世。各分支学科也渐具雏形。专门性的学术刊物也相继出现，许多有关的学术刊物上，也都开辟了民俗学的专栏，学术阵地日益扩大。深入田野的实际考察蔚然成风。各种类型的民俗学学术会议和有关的专题学术会议也日渐频繁。民俗学会作为学术团体以及民俗学会的各位学长和同仁，与国际同行的交往也日渐增多，在世界论坛上，中国民俗学家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对于民俗学的发展来说，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大好时机。我们的国力日益增强，在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同时，全国上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正在形成一股热潮，

以使悠久、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我们充分地认识到，广大民众在悠悠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有机组成部分，包容着生活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内涵，它是民族价值观的反映；是民族情感的寄托；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体现；是维系和巩固民族团结和谐，密切社会联系的粘合剂；是民族凝聚力的载体；它既是历代先辈奋斗和创造的历史实录，也是推进现代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动力之一；它既是一个民族同自己历史对话的手段，也是繁荣和发展多样性人类文化的必由之路。中国民俗学会当此时代，大有用武之地，所有同仁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对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投以极大热情，尽可能地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 21 世纪新的百年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中国民俗学会隆重召开了纪念自己的学术团体成立 2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当我们步入青年时代，迎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的时候，大家把此时的研究心得提供给会议，编成了现在的这本论文集。这虽说不上是一种严格的学术历史的总结，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今天的学思影像，或者还可以说，它也包含着对于未来发展的一种期望、一种呼唤。当然，它还是我们学会同仁向当今社会所宣示的一种约言：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为优秀民间文化传统的复兴、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工作、奋进不息。

此次大会和论文集的出版得到北京民俗博物馆的鼎力相助，中国民俗学会对韩秀珍同志和朝阳区文委的李龙吟和高春利等同志的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陈泳超博士承担了文稿的编订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也一并对他表示感谢！

纪念大会开幕词

高丙中

尊敬的铁木尔·达瓦买提副委员长，
尊敬的郑杭生会长、郝时远会长，
尊敬的刘魁立会长，
尊敬的各位前辈、学长，
各位同仁同学、新闻出版界的朋友：

感谢大家不远千里万里，前来参加我们中国民俗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

20年，一个婴儿可以成为一个壮士，一名学士可以成为一名博导。在自己的第一个20年里，中国民俗学会由小到大，它的会员从屈指可数发展到数以千计，它所代表的学科，从一个硕士点发展到上百个博士点和几十个硕士点。这是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民俗学家努力奋斗的结果。这一结果也得益于时代的厚爱！

在20世纪初，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鲁迅、李大钊以及稍后的顾颉刚等先生在民间社会发现另一种文化，使前人能够在不丧失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前提下否定旧传统，实行中国文化认同的关键转换。民俗学即应运而生。

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二十年来，不仅见证了中国的学术繁荣，而且极好地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政治进步。一群知识分子可以因为

大家共同的志趣而结成社团，积极主动地调动一切社会资源达成共同的事业。我们民俗学会是这样，社会学、民族学会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社团也是这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了不起的政治进步。

二十多年以前，民俗是一个负面的范畴，它作为落后的标签，使多少人因而蒙受贬低，遭到羞辱。经过以民俗学会为代表的知识界、新闻出版界的大量研究和宣传，民俗在今天主要是一个正面的范畴，一个受敬重、被珍爱的范畴。人民重新生活在自己所钟情的习俗里，就像鱼儿自由地生活在水中。被束缚的，得以自由；受贬抑的，扬眉吐气！这是学术的伟大，这是时代的伟大！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通过民俗学的实践体现学术的伟大，这是我们的幸运，这是民俗学的幸运！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盛会，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和幸运！

在此，我代表中国民俗学会，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亲临盛会支持我们的工作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目 录

前言	刘魁立 (1)
纪念大会开幕词	高丙中 (5)

展望 21 世纪中国民俗学

——中国民俗学会成立 20 周年纪念	陈勤建 (1)
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民俗和民俗学	陶立璠 (30)
关于“中国民俗学会”	
——纪念中国民俗学会成立 20 周年	王文宝 (46)
新世纪中国民俗学前进的必由之路	乌丙安 (53)
民俗学之存在意义	
——从村落社会发展起来的一门构想性科学	
..... 小岛璎礼著 赵辉 何彬译	(61)
论民俗学研究的政治特性	柯玲 (83)

20 世纪民俗学视野下“民间”

- 概念的流变 毛巧晖 (101)
- 泛民俗的研究对象 徐华龙 (118)
- 关注物质民俗研究 宋兆麟 (138)

中华民俗文化的多元化构成中国

民俗学理论的新建树

- 对“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探讨 邢莉 (145)
- 钟敬文先生与我国当代民俗学运动 连树声 (159)
- 日本民俗学学术史纵观 何彬 (165)
- 民间叙事机理谏论 刘魁立 (186)

信息时代的口述叙录

- 口传文化与口述史研究概况 邓启耀 (196)
- 从书面到口头：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的反思 贺学君 (210)
- 中国故事学 20 年学术评述 万建中 (218)

喜剧传统的地方叙事

- 长阳都镇湾“皮匠驸马”故事解读 林继富 (230)

山歌勿唱忘记多

- 关于吴语地区发现汉族长篇叙事诗的报告
..... 金煦 (237)

- 歌谣研究批评 王娟 (264)

- 民间文学的“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 施爱东 (277)

浅谈民俗博物馆办馆思路	韩秀珍 (297)
关于民间文化产业化的三点思考	柯杨 (303)
中国萨满教研究 20 年	色音 (310)
关注人类的最终归处	
——以 20 年来丧葬文化研究著作为例	陈华文 (322)
近 20 年 (1983 ~ 2003) 中国岁时节日	
民俗研究综述	萧放 吴静瑾 (334)
我国目前观光农业和乡村民俗旅游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曹艳英 马润花 高光辰 (362)
晋西北家族村落现代化的繁难进程	
——山西河曲范庄的个案研究	段友文 高忠严 (372)
向耿村要什么：冀中民间文化生态	
——兼及民间文学研究方法	袁学骏 (387)
新疆民族民俗研究回眸与反思	张昀 (404)
论福建张圣君信仰及其民俗	俞黎媛 陈宜安 (416)

展望 21 世纪中国民俗学

——中国民俗学会成立 20 周年纪念

陈勤建

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二十年以来，以钟敬文为首的中国民俗学界为恢复和建设中国民俗学学科作出了不小的成绩。出版了上百种有质量的民俗学论著，培养了一批新锐而充满朝气的青年学者，如果说，二十年前民俗和民俗学对民众是生疏的字眼，那么，今天可以说是大众的媒体：社会的报刊、影视、舞台时时在展示民俗的身影；各地大学的课堂，越来越多民俗学专业的讲授。但是，与国内相关学科比较，我们的队伍还不够壮大；与民俗学科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在学科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有较大的距离。可以说，学科建设尚未成功，同仁们需要共同努力。民俗学虽然有一个大致统一的国际化术语 *folklore*，然而由于其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各国学者受自己国情和学术文化传统的制约和影响，民俗学是“一国的民俗学”在各国的发展不尽相同。中国也不例外。20 世纪中国民俗学就是走了自己的路。当今，我们进入了 21 世纪。在新世纪中，中国民俗学科建设如何深入下去，继往开来，摆在我们学界每个人的面前。学科建设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不是个别人的力量所能胜任的。但是，总得要有人不断去思考，去构建。世纪之交，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和思索这个话题，一些真知灼见，令人耳目一新。拙作《20 世纪

初中国学界民俗自觉意识的发生和学术取向》、《20 世纪中日民俗学的学术倾向特色和前景》在总结中国民俗学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对 21 世纪学科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今天，欲借学会成立 20 年周年之际，再重申一下我的管见，以期抛砖引玉，繁荣我们的民俗学学科和事业。

民俗学学科建设可做的事情很多，结合中国的国情，总结本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比照国际民俗学科的先进理念，我觉得当前我们可在下列几方面拓展：

一、确立学科“富国强民”的民学立场和思想

环顾学界，一门学科之所以得以萌生壮大，因为它对社会发展有用。这是任何一门学科创立的出发点。民俗学也同样。我们现代中国为什么要引进和建设自己的民俗学？中国的民俗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什么用？20 世纪初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著名的学者关注民俗学，民俗学一度又搞得那样的轰轰烈烈？一言以蔽之，将其视为“富国强民”的济世民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民俗学科在西方国家有不同的学术和思想文化的考量。如德国的格林兄弟，一位为语言学家，一位为法律学家。他俩热衷于民俗学的童话收集整理，似乎在宣扬民间童话，繁荣本国的文学，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是寻找使德意志民族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在 20 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民俗学，有意无意也有类似的动机和想法。

20 世纪中国学界的民俗自觉意识的思考和行动，之所以能发生，形式上是当时学者名流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胡适等倡导者的学科意识，鼓吹宣扬积极投入，实质上源于清末民初严复等爱国志士为扭转民羸国弱的颓势，向西方寻求“富国强民”民学良策的滥觞，世纪初激进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的理想的驱使。

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之交一位重要的思想启蒙家。生在清末国势颓败的严复，既有深厚的国学传统，又西渡留洋，摄有欧洲的文明思想。面对政府的腐败无能，西方列国的恃强凌弱，频频侵略，悲壮而凄凉。为“保种保国”他提出了“民德”、“民智”、“民力”的强民对策来实现他的“救亡”理想。在西方文明、社会契约论及国民观的影响下，他认为国家富强的根源在于“民”。国民是国家强盛、民族独立之“本”。故强调要对国民实行启蒙教育，提高“民”的素质，他以为，若民质低下，即使圣人出现，采取强有力的治理政策，“一人治百所不和”，仍无法见效。严复的国民观，是依据儒家“民为贵”的观念来诠释欧洲文明中的国民理念，故侧重点不在于个体的民，而在于一种集团的“群”概念的民。提高民质，也就是提高群体的民众素质。而其民质的三个方面，他是依据斯宾塞《教育论》中“力”、“智”、“德”的三要素制定的。他说：“《明民论》（即斯宾塞《教育论》，引者注），言教人之术也。……其教人也，以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①但在严复的思考中，这“三民”的原则，也是在群而不是个人。他说：“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本斯而谈，断可识矣。盖民生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②他还说：“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③。他把他的“三民”理论，作为强国的关键性方针和政策，竭力鼓吹宣扬，一时在朝野引起极大的振动，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

① 严复：《原强》修定稿，王拭编《严复集》第1册第17～18页。

② 同上。

③ 严复：《原强》修定稿，王拭编《严复集》第1册，第27页。

巨大的冲击力。严复后期思想趋向保守，但他富国强民的革新主张，久久回荡在中国大地上。梁启超倡导的《新民说——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强调“新民”之“民气”与民力、民智、民德相持，其根源于严复的“三民”思想。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也对严复这一思想启蒙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生活在 20 世纪初中国学界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严复“三民”国民观的启蒙教育。直到解放后，由毛泽东同志提倡的“三好”学生的标准，内涵上，仍是以严复“三民”思想教育标准为基础的。“三民”思想在 20 世纪初的学界为人所熟识。而民俗学之所以在当时被学界不同学科的人所共识，所认同，与这“三民”思想有着学理上的一致和内在的天然联系。因为民俗学之“民”，就是群体的民众，国民之民，它所研究的“俗”本身就是一国民众——民力、民智、民德生活经验积累的学问。而且是一门道地地专门搜集、研究民众知识智慧的学科，可以广泛运用到现实中的“民学”。^①民俗学并不是一些外行人望文生义而衍生出来的陋民、乡民的文化垃圾。其间包括了千万年以来，生于斯、长于斯、依附于斯的人们所积淀的生命、生活中的宝贵经验。能使民强国富的重要良方。

民俗学，国际术语 Folklore，英文原本的文字含义，就是民众的智慧。它是由两个撒古逊词“folk”和“lore”合成的。Folk 原指乡民、农民，理学界扩展为民众。^②而 lore，即为知识、学问。美国当代著名的民俗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原美国民俗学会主席，《世界民俗学》一书的作者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指出：“自 1846 年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最早使用了民俗学（folklore）这个词语以来，关于民俗

① 江绍原：《关于 folklore、volkskunde 和“民学”的讨论》，见《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附录七”，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3 年。

② 陈勤建：《中国民俗》，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 年。

学定义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很多定义侧重在‘知识’（lore）方面，也有一些侧重在‘民众’（folk）方面。关于‘知识’——是着重在民俗学的资料，而不是着重在使用这些资料的人——的介绍，曾涉及它的起源、形式、传承以及作用。”^①显然，和任何学科一样，学科的定义不免有歧义，但是，大多数的意见还是明确的，就民俗学而言，主要是有关人民知识的学问。

20 世纪初，中国学界民俗自觉意识的发生就是建立在“强民”理念的滥觞。当今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俗学界对此缺乏明晰的认识，因而在总的倾向上，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进升至 Folklore 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今天，是应当觉醒和认真加以调整的时候了”^②。作者的一些见解是很精辟的，对中国当代的学术取向有振聋发聩之处，这暂且不表。但断言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学“缺乏明确的认识”没有把握民俗学“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我尚不敢苟同。我以为对此要作科学的查证和历史的分析，不能这样笼统统，一概而论。

对于 folklore 的正确理解，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在推进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进行过大量的探讨。杨成志曾对英、法、德、比、意、西、荷等西方诸国的名谓内涵都作过专门的比较与介绍，出版和发表了专门介绍西方民俗学流派的《民俗学问题格》的译作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与名词》的文章。江绍源对民俗学的基础理论作了详细的研究。周作人将日本学者对 folklore 的译名——民俗学引入中国，中国学者一时并非认同。

① [美] 阿兰·邓迪斯：《什么是民俗？》，载《民俗学译丛》，第 1 辑第 6 页，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2 年。

②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载《民俗研究》，1999 年第 1 期，山东大学。

1921年1月胡愈之先生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论民间文学》一文，认为：“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近世，欧美学者知道民间文学有重要的价值，便起用科学方法研究民间文学。后来研究的人渐多，这种事业，差不多已成了一门专门科学，在英文便叫‘folklore’——这个字不容易译成中文，现在只好译作‘民情学’，但这是很勉强的。”事实的确如此，英文folklore的研究范围广泛，很难用相应的中文去推定。用什么名谓界定，江绍原曾提倡和使用“谣俗学”和“民学”。并为此与友人就国际不同国家及国内对folklore的不同内涵的表述展开过认真深入的研讨。他们认为：“德语volkskunde的涵义较英语folklore的为广，虽则最近英之瑞爱德，比之范燕奈和美之克拉普所给folklore的意义，已渐与volkskunde的一致。中国研究者今后将采取哪个说法，自当早一点决定（芬兰学派固然还墨守folklore的旧界说，但是让我们别忘记①此派的‘史地方法’其应用范围可以极广，②一个学科的项目可以多到不是每个学人所能全研究或全懂，和③Krohn的年纪恐已经很大）。又此学普通称‘民俗学’，从日本译名也。然日本人所谓民俗，虽有时是民间——俗间的意思，移植到中国来，却颇有被误解为民间风俗之危险。中国研究者是可以不理睬这层呢？还是痛快点自行定名，也应早日决定（德文中‘比较民学’一名，很可以介绍到中国来）”①。“我个人提议名此为‘民学’，下了一个范围似乎比德国民学还要方广的定义。”②显然，folklore外来的学科，如何用中文去科学地说明，颇费周折。因为folklore所关注的，不仅是民间文学，也不仅是民间风俗，在江绍原的学科理念中“就最近最新的民学界说和

① 《江绍原民俗学论文集》第24、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

② 同上。